



中之生，西之死

2008-12-28 記者 何宛芯 報導



中與西的文藝分野，從最初的生死之道開始。



地獄門 1880~1917 羅丹博物館

人從何而來，又將何去何從，中西雙方有著不同的看法。

東西生死大不同

人從何而來，又將往哪裡去，這道難題一直為人類所思量著。早在數千年以前，中西兩方的祖先就為生死提出了不同的見解，以致今日中西的人生態度如此迥異，連帶影響了千年來雙方在藝術美學上的成就。

在西方的思想中，生與死一直是人們所探討的議題，哲學家們思索生，也探究著死，他們認為生命必有源頭，亦注定有著歸宿。西方對生死概念的起源，可追述自埃及，受到尼羅河的啟發，埃及人深信於死後復生，從神話到日常生活，埃及的文化可說是圍繞著法老的永生。而西方現今的哲學奠基於希臘，對希臘人而言，死亡並不代表終結，而僅是靈魂與肉體的分離。無論是蘇格拉底主張的靈魂不朽，還是亞里斯多德認為的靈魂終逝，失去肉體的靈魂究竟將何去何從，正是希臘生死學致力於辯證的課題。

直到中世紀天主教的興盛，西方人對於生死探究的渴望，依舊沒有停歇。「太初有道，道與上帝同在，道就是上帝。」約翰福音第一章第一節即明述，萬物生命必依循最高原理，而所謂的最高原理，被世人稱作耶和華。這種觀念不僅僅形成了宗教，更間接影響了西方對事物的看法。最高原理不但是生命的源泉，也決定、主宰了人的一切行為。舊約、十誡這種制約的觀念，使西方奠基了法制的傳統。另外，為了探究生命的起源，物理、生物等對自然的了解成為西方重要的學術，也連帶成就了西方的科學經驗。

中國的生死觀則大異其趣。生也有涯，而知識無涯。天道何其大，存而不論，這種現實的態度，正是中國主流思想——儒道的精神。未知生焉知死，儒家對天道敬而遠之，而談論著人自身的道。由於人的一切行為為準則依據著人自身心靈的主導，人在世時生命的存在成為了最重要的價值。中國人追求著生生不息，除了生命的延續外，豎立永垂的典範亦是賢德之人所應追求的目標，也就是中國價值觀中的三不朽——立言、立德、立功，而士人窮盡一生於品德的修養，正是為了體現自己的生命價值。

另一方面，中國老莊道家的思想，則將死亡視為自然生命的一環。渾然而無所不在的「道」能生天地、萬物，生命既然來自於道，終究也將歸之於道，也因此死亡後靈魂的去從，並不是道家所在意的問題。在道家的思想中，人類不過只是大道中的一小環節，人們不僅應無為順從，更應與萬物平和共生。儒、道這種對生命的尊重，使中國發展出獨特的人道倫理，少了西方的法制精神

媒體歷屆廣告

推薦文章

- 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- 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

- 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

總編輯的話 / 郭穎慈



本期共有十九篇稿件。頭題〈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〉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貴勇敢出走，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啡廳的歷程和堅持。

本期頭題王 / 洪詩宸



嗨，我是詩宸。雖然個子很小，但是很好動，常常靜不下來。興趣是看各式各樣的小說，和拿著相機四處拍，四處旅行。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動，或值得紀念的人事。覺得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，每個快門的...

本期疾速王 / 吳建勳



大家好，我是吳建勳，淡水人，喜歡看電影、聽音樂跟拍照，嚮往無憂無慮的生活。

本期熱門排行



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
洪詩宸 / 人物



橙色的季節 唯美「柿」界
陳思享 / 照片故事



老驥伏櫪 馬躍八方
許翔 / 人物



追本溯源 探究大地之聲
劉雨婕 / 人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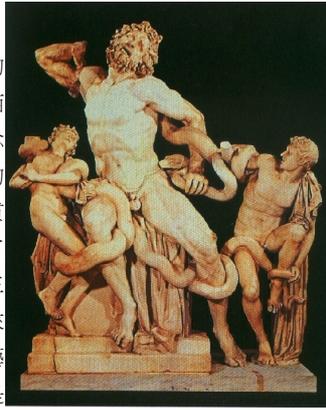


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張婷芳 / 人物

，卻多了對萬籟的關懷。

從藝術作品觀天下

有趣的是，這種對生死見解的不同，明白地體現於中西方的藝術之中。生死學的啟發，對於死後世界的想像論述，使西方藝術鍾情於生命與死亡的爭鬥。埃及死後復生的永恆觀念，令埃及的藝術離不開死亡，無論是壁畫、浮雕或是貴族的石像，都是為了迎接逝世所作的準備。不同於埃及的思想貫徹，希臘時代對靈魂論述百家爭鳴的局面，則為死亡帶來了未知與不確定性。在神話雕像《勞孔父子群像》中，父子三人面對巨蛇纏繞而驚惶的臉孔，訴說了人類對死亡與生俱來的恐懼。到了文藝復興以降，人文思想再興，描繪生死的藝術作品也更貼近於人本內心。米開朗基羅的《聖殤》雖然是宗教藝術，卻也深刻地描繪了人類失去至親、生死離別的悲慟，而《垂死的奴隸》不自然歪曲的身軀，以及痛苦扭曲的神情，帶給世人的，是面臨死亡強烈而無助的絕望。



勞孔父子群像 約西元前175年 大理石、高240公分 義大利梵帝崗

勞孔父子痛苦掙扎，不禁令人對死亡感到恐懼。

綜觀西洋的藝術史，其中探討生死最出名的作品，恐怕要算是羅丹的《地獄門》。雕塑頂端三個指向地心的人，以及作品中央沉思之人，全是藝術家對死後世界的疑惑及憂慮。從神話、宗教至平民題材，西方藝術家們從不避諱人類的生死，以及對於死亡莫測的恐懼，他們總是直接而深刻地曝露了人對死亡恐懼而慌亂的神態。

不同於西方藝術對死亡的著迷，中國藝術所述說的，永遠是欣欣向榮的自然萬物及生命。林中鹿鳴，風動枝葉，賢者悠然自適的徜徉於大自然中，至今我們所能看到的水墨畫、壁畫，全是對生命的讚嘆之作。除了對自然的詠嘆外，中國文人畫更展現了中國人的對生命價值的重視，梅、蘭、竹、菊，四君子的描繪，象徵著文人對自我品德的要求。而掛畫、插花等藝術，亦是中國人的生命價值所表現的藝術美學。士人喜歡掛畫於居所，不僅僅在於欣賞書畫之美，其中的自畫像，更是士人對自我品德要求的象徵。插花則體現著人對生命的尊重，學習插花之道，不僅是美感的磨練，更需要了解花無百日紅、萬物生命的可貴，進而對自己的生命有所醒悟。



鵲華秋色 元朝。一如中國歷代的文人畫，呈現在畫中的總是美好的自然生命。

中國對萬籟生命的肯定、西洋對生死因果的思辨，雙方在面對生與死不同的態度，使中西發展出截然不同的文化價值觀以及美學風格。人類的一生從生開始，至死結束，然而藝術文化的傳承與衍生，卻是永不止熄。



橙色的季節 唯美「柿」界

新竹九降風吹起陣陣柿香，一片澄黃映入眼簾，那既是辛苦的結晶，也既是甜美的滋味。

▲TOP

